

巴格拉齊昂

戈魯勃夫著 黃遠譯



戈 魯 勃 夫

巴 格 拉 齊 昂

黃 遠 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三 • 上 海

小 說
巴 格 拉 齊 昂

BAGRATTION

原 著 者 S. Golubov

翻 譯 者 黃 遠

《本書根據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四五年刊 J. Fineberg 英譯本譯出》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八三號)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理

合作印刷廠製版
大東印刷廠印刷
陸榮記裝訂所裝訂

◆

書號 (447) [VI I 10] 本書 309,900 字

一九五三年八月上海第一版

一九五三年八月上海第一次印刷

本次印數 15000 冊

定價 12,100 元

◆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CAEP 7/05



巴 格 拉 齊 昂

內 容 提 要

這是一本歷史小說。描寫俄國軍隊與人民怎樣打敗了拿破崙的侵略。拿破崙是法國的皇帝，他打敗了當時所有歐洲大陸上的國家，並且進兵俄國，一直佔領了莫斯科。俄國發動了全民戰爭，在著名的統帥庫圖佐夫的率領下，終於把不可一世的拿破崙打敗了。

小說主要是描寫在這次俄國衛國戰爭中，俄國的將領們怎樣克服了他們之間的爭論而指導了這次戰爭；同時，暴露了沙皇的無能，歌頌了人民的英勇與機智。巴格拉齊昂是俄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統帥蘇沃洛夫的學生，他熱愛祖國，熱愛士兵，英勇善戰。他領導俄軍勝利的後退與進攻。他最後負傷而死，而俄羅斯的人民則在庫圖佐夫的領導之下，向着勝利前進。

輕易取得的勝利，並不使俄國人歡喜。

蘇沃洛夫

第一章

太陽在落下，紅紅的，像營火裏那灼熾的餘燄似的。當它墜下地平線時，它的紅光映射在德俊尼都督的第四意大利兵團的營帳上。營帳是紮在山丘上的。在山腳下面寬闊的尼門河靜靜地流着。河水平岸，流過一望無垠的金黃色麥田，一塊塊剛耕過的褐色土地，和綠油油的草原。但現在，全部的景致——營帳、山巒、尼門河和河岸——都被落日的紅光渲染成深紅的顏色了。

輕騎近衛軍中尉馬司木·巴塔格里亞坐在村舍附近的一個樹樁上，都督和徐努將軍就住在這所村舍裏。徐努將軍就是阿普蘭提司大公，第八西菲利亞兵團的司令。這個兵團隨着意大利軍的後面到達尼門河，也企圖渡河。巴塔格里亞這位年輕的軍官戴着頂副官的帽子，歪到耳朵跟前。他那漂亮的臉蛋和烏黑的眼睛現出憂傷和惶惑的神情。他剛看過他哥哥西爾維奧給他的一封信——

恐怕這是第二十遍了。他哥哥住在俄國。這封信是好幾個月之前他在米蘭收到的。要不是太陽落下，天黑了，他會繼續翻來覆去地唸這封又奇怪而又有些惱人的信的。他怎麼把這封信帶到這麼老遠，帶到這北方前線呢？鬼曉得！……他仔細地把信摺好，放在裏面的口袋裏，嘆了一口氣，低聲地說道：『要是我明白可憐的西爾維奧出了什麼事情，我情願像貓一樣被吊了起來，給士兵當靶子……不是他變得和亞里斯多德一樣聰明而我變得和一束蘿蔔一樣蠢……就是……』

馬司木·巴塔格里亞沉入深思。這時，黑夜降臨了。一道暗淡的光滲透了澄清的天空。這點不能說是黑夜。這只是蒼然的暮色，青蒼淡白，因此除了物體本身在薄暗裏似乎有些動盪不定外，它們的輪廓還是十分清楚。從無數的營火那兒冒起的黑煙，瀰漫在營帳的上空，宛如一層細紗，更加深了這種印象。

雄駿的馬匹，六個一隊，兩個一排，拉着無數的大車，轟隆轟隆地走到河岸去。車上裝的材料都是拉到尼門河正在架橋的地方去的。作浮橋的小船已經排好，在水上拚命地跳躍，彷彿想掙脫開水，由河上飄浮而去。這種激動也傳給了焦灼地觀望着這一艱巨工程進行的人們。整夜，延長的部隊——步兵、騎兵、砲隊、輜重——以密集的行列向尼門河前進，哄哄的聲音洋溢了四野，和兵士們的軍服、馬匹、旌旗、武器的雄偉姿態一樣雜亂，一樣動人。

第二天早上，太陽升起，光芒四射，又把昨天那雄偉的景象照得透明，更顯得五光十色。但這沒有繼續多久。一會兒延展在對面河岸上，滿長着藍色矢車菊的一片金黃色麥田，就被薄霧籠罩住了。接着營帳也隱沒在濃霧中，那霧像煙一樣的刺鼻弄得人想咳嗽。乾燥的大地吸着夜間的雲霧，慢慢地、細細地啞吮着它們的溼氣。漸漸地霧散了。紗幕也緩緩上升，終於太陽又照在營帳上。輕靈的白雲，像一束束梳過的羊毛，仍舊飄懸在天空。『今天的天氣多麼變化不定啊！』馬司木·巴塔格里亞心裏想，『像一位太太試了這件衣服又試那一件，不知穿哪一身接見客人才好。』但是這念頭剛從他心頭掠過，早晨那耀眼的亮光又不見了。白雲像蛛網似的張在天上，把太陽遮住了。有一會，在許多地上陽光極力透過這層幕布，光線下射，像錢袋裏的金洋從破洞裏撒出一般。晌午，連這也不見了。一片灰色雲霧滯留在營帳的上空。寧靜的空氣是陰沉沉的。

軍樂聲飄過山崗和森林。優俊尼都督和徐努將軍站着，用望遠鏡在眺望。渡河開始了。連續不斷的軍隊在浮橋上通過。浮橋像大軟木塞似的跳動着。近衛師的銀喇叭在水上模糊地閃耀着。騎兵那火紅的槍纓在長矛的頭上輕輕地擺動。擲彈兵密集地走着；他們的熊皮帽子看上去像一條條緊張着的黑色繩索似的。大砲和彈藥車在橋上轟隆轟隆地走過。兵士穿戴得彷彿要受檢閱似的。樣子威武而勇敢。

『多麼雄壯，大公。』都督很神氣地掉過頭向徐努說。『就像禮拜天在巴黎圖愛麗宮皇帝面前檢閱一樣。什麼？』

徐努那嚴厲的軍人臉孔皺了一皺，神色不快。是的，是像在巴黎的檢閱，但是見鬼，總缺少點什麼！到底是什麼呢？徐努又皺了一下眉頭，說道：

『兵士並不快樂，將軍……他們沒有唱歌！』

的確，那天混合組成軍隊交響樂的一切都可以聽見：砲車和輜重車的隆隆聲，馬匹的嘶喊聲，軍官的命令聲，趕車的喊叫聲。但是……聲音裏都沒有精神。沒有歡樂，沒有歌唱，對即將來到的戰爭並不興奮。兩萬五千意大利人——皮諾將軍指揮的近衛軍和步兵師——秩序井然地渡過了尼門河，但是這喧赫的景象卻瞞不了徐努的尖銳的眼光；他的有經驗的耳朵證實了他的觀察。

『現在要他們唱歌就和要一百個魔鬼在針尖上跳舞一樣難，』他說。

一羣參謀在熱烈地談話，英武的古格利米諾上校也插進去。軍隊都喜歡他，同時他也是都督，皇帝的寵兒，以大膽勇敢和愛開玩笑出名。

『這風光，先生們，使我覺得歷史是緊緊地握在我的拳頭裏。』他說，單刀直入地把話插進人們

的談論去。『我敢對天起誓——這兒就是歷史！』他用左手食指點着右手心說。『優俊尼公爵剛接到報告說：達福的第一兵團，奧底諾的第二兵團，奈的第三兵團，米拉王帶着南蘇特和蒙布朗的騎兵，莫蒂耶、拉凡布勒和巴西額的近衛軍，皇帝和總司令部都在二十四日早晨在科夫諾附近渡過了尼門河，沒有遇到任何困難。麥克唐納的第十兵團在的爾西特過了河……』

軍官們都擁在講話人的周圍，急着聽新聞。

『奧底諾在維可米爾附近擊敗了俄軍的殿後部隊；耶樂美王把普拉托夫的哥薩克騎兵趕出了格羅德諾。毫無問題，皇帝是把巴克萊將軍的殿後部隊逐出了維爾納，佔領了那座鎮市。他要在那裏等輜重來到，而我們大軍的右翼——也已經過河了……』

『我敢對天起誓，皇帝不會要等多久的！』勇敢的德芳特上尉截斷他的話說道。『明天早晨我們就在河對岸俄羅斯的土地上了……』

『啊，自然啦！』古格利米諾回答，『今後用不到一個月，這場俄國熊的狩獵就要完結了；我們就要分熊皮了！如果事情不是像我所說的這樣，讓老天爺糟蹋我好了……』說完他哈哈大笑。德芳特和許多別的軍官也跟着大笑。接着大家你言我語鬧起笑話來，有些說得俏皮，有些也不見得，但都是很粗野，很戲謔。

『巴塔格里亞……』上校用戲弄的聲音繼續說，一面用香手帕擦去眼淚，『你真是一位漂亮的軍官！哈哈，哈哈！但是朋友，怎麼你看來……哈哈，哈哈！……像吃多了麥子的馬？哈哈！』

馬司木抬起頭來。他的確很沮喪，但他沒有辦法。他哥哥的信惹起的鬱悶的心思使他垂頭喪氣。他心裏難過，臉上就露了出來。但上校的玩笑卻使他惱怒。

『不要笑，上校！』他尖銳地回答。

『爲什麼不呢？』

『今天是一個偉大的日子啊！』

*

『那是什麼？砲聲嗎？』

大家都側耳傾聽。隆隆的聲音可以清楚地聽到。不是砲響，是打雷，雷聲迅速地迫近，一刻比一刻響得震耳。從東面，兩塊烏雲升起來，一灰一黑。前一個發出一道一道的白色閃電；後者，不時用紅光照亮天空。接着暴風雨來了。營帳隱沒在昏暗中，但電光又把昏暗劃破，越來越頻繁。雷也越打越響。突然一道刺眼的白色閃光打在尼門河和它那峻峭的河岸上，接着來的雷聲如天崩地裂。於是烏雲崩散，黑雲裏撒下傾盆大雨，灰雲是一陣冰雹。

轟隆聲，嘩啦聲衝過營帳，到達河邊渡口。馬掙開了韁繩，四面八方地亂跑。騎在馬上的人們，竭力要把牠們屁股調向風暴，但是馬蹣跚着，吹着鼻息，嚇得耳朵向後倒豎，不聽韁繩的指揮，迎面向暴風雨衝去。冰雹猛烈地下着，起先像玻璃渣一樣把手臉都刺痛了，但不久就大得像石塊，越下越密，最後冰塊簡直是排山倒海似的傾倒下來。猛烈的狂風颳倒了檣架和營帳。洪水沖壞了道路，田野只是一片汪洋。

馬司木用外套裹着，整夜都是緊靠在一棵大松樹的粗幹上。天亮時他看到營地到處都是泥塘，馬陷在泥裏。四面八方都可以聽到氣忿和痛苦的叫罵聲和呼喊聲。當朦朧的天空剛透亮時，寒風像北冰洋的寒流一樣仍然呼號悲嘯。兵士們衣服全溼透，寒冷、疲勞、飢餓，簡直像翻了船的水手。他們咒罵冰雹打傷了他們。有些頭上起了疙瘩，有些額角在流着血。許多人帽盔上的紋章被打壞了，帽刺被打彎了。意大利人很迷信，每一件不吉利的事都使他們十分害怕。輜重車陷在爛泥裏——這就是說要挨餓。幾千匹馬死在爛泥裏和水裏——他們怎樣再往前進呢？天上閃着最後的白色閃電，怪嚇人的，彷彿警告這些初到的人，別太冒險啊。而這一切都發生在他們剛踏上一個遼遠、敵意、神祕的國土的時候。不祥之兆啊！

*

當馬司本·巴塔格里亞由五名騎兵護衛着，騎上優俊尼公爵馬廐裏的一匹烏黑的駿馬離開營地時，天已經亮了。都督派給他的差使非常重要，一個年輕的副官是再也夢想不到的。他得火速地趕到維爾納，去把意大利兵團在波羅納鎮附近過尼門河的報告親自交給拿破崙皇上，並還要把皇上的詔諭帶回來……正如羅馬人所說：『拿着盾牌，或躺在盾牌上！』●功名就是這樣得來的。讓皇上親熱地看一眼，或者對他說一句話，笑一笑，人們就願意以死相報。……

但奇怪的是，任他盡力設法，這些念頭總不能使馬司本高興；他的心情並不輕鬆。是不是因為裝着都督報告的信封和放在裏面口袋裏他哥哥的來信緊挨着的緣故呢？穿過營地，他步步都碰到熟人，他們臉色灰白，一臉骯髒的鬍子，樣子看着令人可憐。不成問題，他們自己也感到這點，因為大家都不好意思對面相看。一個黯然的離別！

中尉打馬跑上大路。路上到處都是水窪。馬蹄濺起一陣陣烏泥。不知為什麼，馬司本很想折回。他想起山上的那所村舍……都督那陰沉、灰白，但很漂亮的臉蛋……徐努那粗糙的丘八臉上蹙額不滿的神情……兩個人在談論着昨夜的風暴。

『不辭之勞！』大公搖着頭說。

『是的，羅馬人就一定要殺牲口祭神的，』都督回答。

馬司木拿鞭子柄用勁地打着馬頭，馬豎起了前蹄，然後猛向前衝去。馬司木又接連打了好幾

鞭……

第二章

一堆傾斜的小木屋立在一望無邊的沼澤和松林當中。在一座沙石山上，一幢荒蕪的城堡的灰色外形兀然現出，地上長滿了繁茂的深草。一所古老、頹塌的木造修道院，屹立在第聶伯河的陡峻河岸上。這就是密爾鎮，巴格拉齊昂公爵的第二軍就在附近紮營過夜。在夏夜的清澈微藍的月光下，這座小鎮市看來不像白天那麼破爛寒儉。

第二軍參謀部駐在鎮外的一所旅店裏——一間又大又髒的茅屋，還是泥地。一條條長橈子靠牆擺着，一張油膩的松木桌子，一張床隨便地鋪上稻草。這就是這個大房間裏的簡陋的傢具。一位年輕紅頭髮的軍官在床上盤腿坐着。他穿着一件短的野戰軍服，沒有穿長衣。身邊的瓦罐子上點着一支蠟燭，旁邊是滿滿一碗馬鈴薯。這位軍官一個一個拿起來慢慢地咀嚼着，正在深思。總司令的副官和傳令兵們在靠牆的長橈上睡着，頭朝後仰着。他們的鼾聲和從牆壁裂縫、缺口裏傳來的風的

呼號鳴嘯聲互相應和。

輕騎近衛團中尉米拉托夫是全俄著名的名門富戶的後代，剛娶親，年輕，前途遠大。六個月以前，誰會想到他今天所處的奇怪的環境呢？在稻草上一夜睡不着覺……馬鈴薯當晚飯……但這還不過是開頭啦！以後誰知道會是個什麼樣子。米拉托夫從外衣袖口抽出一張紙，低聲唸着：

青春

我們從不知道憂惶。

我們的幻想大膽地翱翔，

我們自由地飛到海角天邊，

青春從不向前瞻望……

這四行詩使他喜歡，但雖然儘力設法，他卻再也連不下去了。他苦惱地把這張紙丟在一邊，揉揉他的那雙疲乏的眼睛。眼睛又圓又黃，好像野貓眼似的。但一切到底都還很好。他的夢想終於實現了。他的新生活的每一個早晨都是由喇叭聲和馬嘶、砲響開頭。側面運動，攻擊，廣闊的田野上